

資治通鑑補正

齊民要術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行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五起太建四年
盡太建六年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齊高緯武平三年周宇文邕建德元年後梁蕭歸天保十一年

書監王勣為右僕射

己巳齊主緯祀南郊

五代志後齊制圓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今書己巳以致齊之日為始也南郊為壇於國南廣輪

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陸為三壇內壇去外壇二十五步中壇外壇相去如內壇四面各通一門又為大營於外

壇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壘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壇之外西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

寸四面各一陸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卽幣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特牲一

哀帝以慰太后心又以儼妃李氏為楚皇后 二月癸酉周遣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突厥司賓李際小賓部賀遂

禮聘於齊後周微成周之制以建官司賓蓋周官大行人之職小賓部其職與杜佑曰後周秋官之屬有小賓部下大夫上士深護之子也 己卯齊以衛菩薩為大尉

考異曰北齊書北史並同不 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左僕射 乙酉封皇子叔卿為建安王 庚寅

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

保太后故事保太后事見百二十 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嬀以來未之有也司馬貞曰女嬀亦風姓有

女希氏蓋炎義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 環周而復始也孫福曰女嬀古女后也 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得是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初周太祖

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祖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

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邕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

後周猶伯蓋周官稍人之職周官稍人主為縣師令都鄙叩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杜佑曰後周地官之屬有每方稍伯中大夫又每遠有小稍伯稍大夫皆下大夫又有小稍伯稍正上士市士

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隋天文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三公之位也西近文昌二星謂之上台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

壽曲禮百年曰期頤鄭元曰期猶要也頤養也受旦夷之美子孫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

公既為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周主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

護勸周主誅之冀得其位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

謀之周官宮伯掌王宮宿衛次舍之職事內史掌詔王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命諸侯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

御以置官而卿其五志周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臨朝則在前侍之首行則夾路

車左右中侍掌御寢之禁左右侍陪中侍之後左右前侍掌御寢南門之左右左右後侍掌御寢北王之左右杜佑

曰周制宮伯中大夫屬天宮內史屬春官有中大夫下大夫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安化公書爵以別護子深安化郡唐之慶州周主每於禁中見護

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周主立侍於前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周主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

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啟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周成王作酒誥曰以此諫太后

護既入如周主所戒讀酒誥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記天子搢珽鄭元曰珽亦易也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

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周主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喜公至崇業公

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尉乾祖乾威并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

錄尹公正袁傑護都督中外故置中外府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宿將

多不自安護殺貴等事見百六十卷高祖永定元年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危安繫於

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耶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

聞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世祿之盛則率土幸甚護

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周主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為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周主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周主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周主不許護世子劾為蒲州刺史是夜周主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劄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哭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廣實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宏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建德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與王軌竝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弟中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周主嘗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綰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預聞機務孝伯為人沈正忠諒好直言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周主聞之周主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侯災祥緯謂七緯日月五星之行失行則為災宜返政歸權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為太師柱國實蠟為太傅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寇趙公招為大司空時周主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世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遠同為臣欲死於所事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很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快快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反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為後三年衛公直作亂張本夏四月周遣工部成

公建小禮部辛彦之聘於齊

杜佑通典周制工部中大夫屬冬官五命禮部屬春官中大夫五命小禮部上士也二命

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帝 癸

巳周立皇子魯公贊為太子大赦

五月癸卯王勸卒

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

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又嘗謂諸將曰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趙令謂趙彥深盲人掌機密以

來祖珽病言故詆之

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

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

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緯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足以擬寇敵

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閒之光弟羨為都督幽州刺史行台尚書令亦善

治兵士馬精強鄒候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克二州刺史光居家嚴肅見子

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發言輒合理或有表疏

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

語省而事實

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胃常為主卒

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殺戮眾爭為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忌

光英勇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

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齊主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

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盲老公謂臣也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

樂威行突厥

斛律光字明月義字豐樂

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珽又見齊

主請閒唯何洪珍在側齊主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

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齊主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遣敕令散兵光引

兵逼帝城將行不執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僮奴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

主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齊主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忍其

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

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齊自文宣以來每殺諸王大臣劉桃枝率撲臂為之故光云然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

士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招稱其欲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

司恒伽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齊制二千石郎掌錢外得失等事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月

刀七賜稍二明非私藏兵器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慚乃下

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為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

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思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蘇于桃枝發定

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東甲馬有汗宜開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

常以盛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

達世遷世辨世酋皆死周士邕聞光使為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當之甥也元海數以

令當密語告珽珽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齊主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

珽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見人輒自羞而顏因有忤悅者為弱顏

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當令當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地形志天平初置鄭州治長社城武

定七年改鄭州治潁陰城周滅齊改鄭州曰許州於滎陽置鄭州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齊主常

令中要人扶持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屢臣莫比秋七月遣使如周八月庚午齊廢皇

后斛律氏為庶人以任城王湝為右丞相馮翊王潤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德王

延宗為大司徒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齊尚書右僕射魏收卒收弱冠時隨父子建在定州好習騎射欲以

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漸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誦積年板牀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遂以文華顯用於時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名世號三才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又移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下筆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有所不逮遂為一代文宗鄭伯因謂曰卿不過老夫猶應遂免然性甚輕躁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宴於東山收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文宣寵狎之人號之云魏收驚蚊蝶 辛未周使司城中大夫杜杲來聘上謂之曰若欲合從圖齊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

圖齊豈蔽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于齊主緯

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

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齊主立之戊子立皇后

胡氏 己丑齊以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李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 癸巳齊主緯如晉陽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辛亥大赦 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充官口者悉免為民 梁元帝承聖三年江陵破

辛未周遣小匠師楊總等來聘 匠師大司空之屬也杜佑通典周小匠 師下大夫屬冬官四命又有上士三命 周綏德公陸通卒 乙酉上享太廟

丁亥夜江南地震 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私謂齊主緯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又以胡后有

寵於齊主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

以皇后服御衣被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齊主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

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十一

月庚戌周主邕行如羌橋集長安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長安以趙公招為大司馬十二月壬申周

主如斜谷集長安以西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丙戌還長安 庚寅周主遊道會苑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 齊胡后之

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

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刺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緯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齊官屬聚歛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邑之徒皆重足屏氣殺生予奪唯意所欲是歲突厥木杆可汗卒復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耨但可汗之子為步離可汗居西面梁世祖承聖二年突厥土門可汗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稱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綰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木杆可汗耨但既佗鉢之弟蓋小可汗也

千數齊人亦畏其為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在南兩兒謂爾伏步離二

國補註在南兩兒戲考異曰周書曰后有姿貌齊容止周帝甚敬焉按房元齡唐高祖實指周齊二主而言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也

神武公寶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於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疆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主深納

之此女後適李淵是為唐高祖實皇后

癸太建五年齊高緯武平四年周宇文邕建德二年後梁蕭巋天保十二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為右僕射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

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車由車輒曰

者曰軸車非二者不得故以為喻號曰三貴靈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竝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

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齊主緯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奏事皆附長鸞奏聞

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取人之勢朝士否事莫敢

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庚辰齊遣崔象來聘辛巳上祀南郊周主邕祀南郊甲

午上享太廟周以柱國田宏為大司空周主邕享太廟是月齊鄴郡及并州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辛丑

上祀明堂乙巳齊立右皇后穆氏為皇后穆后母名輕霄本穆氏之婢也面有黥字北史輕霄本穆子倫婢轉入宋欽道家欽道之婦姬輕霄

其面為宋字姦私而生此女莫知其姓后既以陸令萱為母穆提婆為外家號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號也視一品班在長公

主上由是不復問輕霄輕霄自療面欲求見后太姬使禁堂之竟不得見齊主緯頗好文學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之推舍之九世孫也早傳家業更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聰穎機悟有才辨作家訓二十篇行於世其教子篇略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母不能然飲食云為恣其所欲宜誠反獎應阿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怒逮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誠哉斯語其兄弟篇略曰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寒之一隙則塗之則無賴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其勉學篇略曰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審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緒餘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塲失于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達暮因循面牆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辛亥白虹貫日 甲寅周太子贊巡省西土 乙卯直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 齊以北平王仁堅錄尚書事 丁巳齊主緯如晉陽 壬戌周造司會侯莫陳凱等聘於齊 庚辰齊主緯還鄴 二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周主邕詔曰在德不

在瑞 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

權將軍馮子量位重其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

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皮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

事統眾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灋麋出歷陽 夏四月己亥周主邕言太廟 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

齊師戰于大岷破之 梁置巴州於巴陵此大岷在合肥之南歷陽之北 戊申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保南陽王綽為大司馬安德王延宗

為太尉武興王普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為司空 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 今真州開即其地涂讀

齊人以大木為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

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輯

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灋麋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

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 齊置秦州於秦郡涇州於石梁 悉江淮間

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

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過淮南失之同於蒿箭 唐高祖遣李密徇山東廷臣多諫帝曰如以蒿箭射蒿中耳言不足惜也 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

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且琳之於瑱必不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

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 必予賤為單父宰言於魯君請于二吏俱至邑使二吏書而掣其肘書不工輒怒之吏不能堪歸以告魯君魯君曰是慮我掣其肘耳必賤是以能為單

父後之言掣肘者本此 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

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為外左兵郎中攝祠部嘗曰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那肱

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皇初見禮當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稿數

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 春秋左氏傳曰龍見而雲柱預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甘雨鄭元曰雲吁嗟求雨之祭孔穎達曰天之四方皆有七宿各成

資台甫監補正 卷一百一十五 陳紀五 五

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五代志齊師選長大有齊後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五精常於夏郊之東為圓壇于其上析穀實以顯祖文宣帝配

力者為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將戰吳明徽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明徽乃召降人

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鏡銑鏡

也正中小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

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關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遂至

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揚州道行台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慢克石梁城五代志石梁城在江都

郡永福縣齊置涇州于此五月己巳瓦梁城降以五代志攷之瓦梁城當在江都郡六合縣界癸酉陽平郡降以地形志考之梁置淮州治淮陰城其屬

甲戌徐慢克盧江城按地形志梁置盧江郡治潛縣屬今屬無為軍界徐慢之師蓋漸西向黃灋氈進軍逼歷陽歷陽窘蹙乞降灋氈緩之則又拒守灋氈

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戌卒進軍合肥望旗請降灋氈禁侵掠撫勞戌卒與之盟而縱之丁丑周以柱

國侯莫陳瓊為大宗伯榮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司寇江陵總管陸騰為大司空瓊崇之弟也己卯齊北高唐郡降

五代志同安郡宿松縣梁置高唐郡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灋氈徙鎮歷陽晉氏南渡豫部磯覆刺史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咸和間

年謝尚鎮蕪湖四年進壽春九年鎮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寧康初桓冲戌姑孰宋永初中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泰始中淮西陷沒以揚州之淮南宣城為南豫州治宣城蕭齊治姑孰梁武仁兵治無定所虞景之亂

江淮之地皆歸高齊陳治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五代志新齊郡新齊縣舊曰新陽梁改新水後齊改曰齊昌置齊昌郡丙戌廬陵內史

宣城今復應陽命徙鎮焉

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東關東西二城吳諸葛恪所築也進克蘄城五代志蘄江郡治襄安縣梁曰蘄戊子又克譙城郡此地志合州之南譙郡城也亦在

新縣秦州城降自四月辛亥拔秦州水橋至是三十八日州城始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合縣界臨江帝以秦郡吳明徽之鄉里詔具太牢

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人榮之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蕭索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

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

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且因此并坐及令營猶恐齋主

以為御史中丞令營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

廢嬪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瑳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陸令萱令萱憫默不對憫默憂而不敢言之貌三問乃

死齊主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玳得真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玳侍中僕射出為

左僕射等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

書天子尚書豆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舌既而與韓長鸞共構沮廷多而代之齊蘭陵武王

且稱家事亦何武士歌之爲補愛王入東曲杜佑曰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常警周師金

陳曲爲主爲惡之公何耳音重宣工足陽皮不易金工在絲髮有原戶不三六章之行行至山下衣衣則本原

勝昆言木齋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拔屢聲文重宜屬病在易勿予時言其然然土言不能山及江河月我無從

鄧一瓜豐界必與將士共之故人等爲序
六月劉州東寸許經虎溝口坵東合溝口水水承汚水于安陸縣而東

運通陽縣北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按地形志及五代志皆云合州治合肥前庚戌淮陽汴陽郡皆棄城走五代

志梁置淮陽郡於下邳郡之淮陽縣又置郡今任忠又克合州外城何也當考壬子周皇孫衍生齊主緯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改政賜死

賜死今從北齊以高阿那肱為司徒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按齊涇州治石梁是年四月徐擾已克石梁城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

書及北史改正新蔡城丙辰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王紘聘於周癸亥黃灋耗克合州降者合肥戍卒也吳明徹進攻仁州志梁

置仁州治赤城甲子克之治明堂五代志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

蓋在山陽縣界遇安州刺史汝南周良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進

大破之已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峽口峽石口也夾岸周良克巴州後齊

州手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竝殺其戍主以城降絳城蓋虹縣城音同而字異耳五代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

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眾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二城皆在壽陽城

長安所築故名金城壽陽中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壬寅盱眙城降盱眙縣亦屬江壬子戎昭將

也自晉以來率謂中城為金城陽縣舊置山陽郡青州東海城降東海郡梁置南北戊子平固侯敬泰等克晉州平固縣沈約

軍徐敬辯克海安城海安城在海陵縣九月甲子陽平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安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五代

吳立曰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五宜縣梁置陽平郡志鍾離郡塗山縣古當甲戌齊安城降五代志志永安郡黃岡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此廣陵非江都之

塗也後齊置馬頭郡縣後齊置齊安郡又梁武帝置楚州於汝南郡之城陽縣治楚城即楚子城也水經淮水先過城陽縣而後過新息縣則知廣陵城與

楚子城相近壬子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豈曰

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賢猶望

日就月將就從也將行也從事于學將以行之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敍答曰卿世載纓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

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周主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運

迴之弟子也周主嘗問萬年懸壺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頗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

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警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亦

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癸未沈君理卒 壬辰

晦夜明 前鄆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地形志雋州下蔡郡有黃城縣接東魏豐州於渴陽則黃城亦其屬縣也蓋下蔡在淮北而黃城在壽陽西水經注於水東逕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

內二城西故黃城也宋水東逕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東北入於淮謂之淮口 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晉氏不親劉石疆威郭默轉徙已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

宏正為尚書右僕射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緯為侍讀齊主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

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為齊主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

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拒不急之營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齊主亦深倚仗

之雕遂以澄清為已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弟子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厚孝琰

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太以為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

拒之信使往還須臾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啟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

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齊主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

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

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資產癸卯遂如晉陽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

以灌城按水經注肥水過壽陽城而入淮然引流入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台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

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淮口蓋即穎口景和之師自穎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然如此也如眾

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胡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

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尚

書左丞李駒駮送建康駒音陶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附錄盧潛客貌疎傳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机事隱濟為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

後為揚州刺史領行台尚書潛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為陳人所憚及是被擒時李駒駮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耻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第其行也因寄書於第士還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惡

某月某日新捐皆如其言既而難曰壽陽陷吾當以頸血滿城而死佛敎不聽自殺故在舊倫生今可死某日得惡氣而絕潛雅性貞固祖珽嘗要潛陷仁州刺史劉述吾當以頸血滿城而死佛敎不聽自殺故在舊倫生今可死某日得惡

謂其子曰盧尚書敎我有人有如昆弟我死時上驛馬與之其子曰他馬往驛振出門自傳不可動至祝琳體貌閑雅為儼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騎驛馬其子遂奉命振乃行潛以馬價為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

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徵軍中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卒為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徵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

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緯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飲鼓

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懼陳兵之來真丁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齊遣兵援蒼陵又破之地形志揚州淮南郡壽陽縣故楚有蒼陵城水經注淮水東齊主以皮景和金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

以壽陽復為豫州以黃城為司州以明徹為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瀟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貴卿知

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瀾冠為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

陽縣有淮陰郡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根克朐山成五代志東海辛巳樊毅克濟陰城五代志鍾離郡化明縣已丑

營廣達攻齊南徐州克之書齊南徐州以別京口之南徐以五代史攷之齊之南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其地考異

書帝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按北齊書祖珽傳珽保全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乃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秦泰始初琅邪沒魏莊帝永安二年置北徐州于

琅邪時齊以祖珽為北徐州鎮琅邪魏收地志太和和中立北徐州於宿豫蕭衍置北徐州于鍾離南齊北徐州民北兵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南徐州也齊北徐州民

北兵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南徐州也齊北徐州民

北兵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南徐州也齊北徐州民

北兵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南徐州也齊北徐州民

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開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首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入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徐廣事見一百一十九年當途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司馬孚事見七十九年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縑包胥之志終邁養宏之書周靈王即位諸侯不朝養宏乃明鬼神事設射諸侯之不來者欲依怪物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晉人殺其宏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瑒早造末僚預參下席降辭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雨雨秋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救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庶孤墳既築或飛衝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昔廩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瑩域叔孫云亡仍芎陂而植楸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嘉其志節又吳明徹亦數夢王琳求首並為之啟上十二月壬辰朔并熊曇朗等首皆遠其親屬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聞道奔齊別議迎葬尋有壽陽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諡曰忠武王給輜輶車以葬之 癸巳周主邕集羣臣及沙門道士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 乙未譙城降 乙巳立皇子叔明為宜都王叔獻為河東王 壬午任忠克霍州 詔徵安州刺史周炆入朝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仍舊任及炆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於齊齊遣恩陽王景安將兵應之詔以炆為江北道大都督總眾軍以討龍升斬之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以炆為定州刺史是歲突厥求昏於齊

甲大建六年

齊高緯武平五年周宇文邕建德三年後梁蕭歸天保十三年

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為王

己巳周主邕享太廟乙

亥耕藉田

壬午上享太廟

甲申廣陵金城降

去年九月樊毅克廣陵楚子城其金城至是始降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乙未齊主